

孤 灯

马 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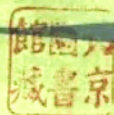


I247.5
2854
3

孤 灯

马 铭

1967/4/27



B 470952

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昆明

责任编辑：张 维

孤 灯

马 铭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75 字数：268,000
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27,000

ISBN 7-222-00102-0/I·17

统一书号：10116·1102 定价：1.90元



作者小传

祖籍山东蓬莱，那是个仙缘般的临海小县，又是个豪杰辈出之地，因此本人好幻想且重义气。不过，生于北京，不免染上点大都市的毛病，优越感强，自高自大。十七岁时南下“皮边”，当了六年“侯青儿”，继而原路回归，但没走到北京，在昆明谋了个饭碗，干起了舞文弄墨的营生。三十四岁了，家已成，业未立。但有个不大不小的毛病，即——自信，因为生活对每个人都同样严厉也同样宽厚。

自序

“你怎么突然想起写市井小说呢？”有人对我发出这样的疑问。

是的，在人们心目中，我们这些“修理过地球”的人，脑袋上那顶“知青”的“桂冠”理应作为自己的创作资本而大加利用。当过知青却不写知青，用北京话来说，则是“整个儿一个大傻相儿。”

我傻么？扪心自问，我觉得自己虽谈不上如何聪明，却也不怎么傻。但放着优势而不为，一头钻入市井小巷中作发财的美梦，的确不太好解释。我想，文学创作过程中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。

我这五篇可怜的东西，大多便是在这“说不清楚”的状态下炮制出来的。只有一点能说出些道理，那就是生活象一条七色光环，我这里总归算是一色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七分之一。它既没有轰轰烈烈的赤红；也没有华彩夺目的金黄；既没有柔婉绵绵的嫩绿；也没有行云流水的波蓝，充其量算是古旧得让人看不起的青灰色。不过，谁也不能否认，在那大厦如林的缝隙里，确实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一块块青灰色的市井小巷。它虽说没有那么壮观，自惭形秽

地躲避着时代投来的目光。却也同样在演出着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。我的文章就在这里。

写市井生活，古已有之。如“笔记”、“言情”等。仅就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大作家，就有邓友梅、陆文夫二位，早些还有老舍先生。他们笔下的市井生活难道不令人击节叫好么！所以，一开始我就认定，这么写八成是不会有什错处的。

其次，诱发我写市井生活的原因，便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。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，都消磨在市井小巷里。在北京，那些“有教养”的人，均把我等平民子弟视为“野孩子”，四川话叫“街娃儿”，上海话称“小瘪三”，无疑，各地都有自己的称呼，我猜大多也都是贬意的。现在，我三十四岁了，而且也由一个“野孩子”成长为一名毫不掺假的国家干部——乌枪换炮了。但是，昔日的生活场景尤历历在目，无法忘怀。

我记得，那时每当我干了坏事，父亲就会指着我的鼻子骂一句：“逆子！简直是逆子！”而我的老母亲则更痛快，抓起鸡毛掸子便打，打得鸡飞狗跳，满院子乱窜。但是，很遗憾，打骂都没有使我觉悟，反而使我的反抗精神与日俱增。所以，现在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儿子干出比之他老子更为“有出息”的举动时，往往是无可奈何的。虽然免不了要揍出几巴掌，却也明白，这一招儿是不灵的，拳头底下打不出人才。

不过，也不必讳言，我小时候闹虽闹，却也小有“天才”。比方说，我听来一个故事，现炒热卖，大加发挥，居然把我的听众们听得直了眼，信以为真了。讲到悲伤

处，竟有那女孩子一抽一抽地想哭；也有那汉子气不足的男孩儿垂着头，没完没了地抠脚丫泥。我在他们心目中是很“神圣”的，不亚于我对老舍的崇拜。孩子们都与书香门第无缘，精神生活只有讲鬼故事、看小人书，电影都极少能看上几场，家长会说：“买一张电影票的钱，够吃一天菜了。”有一次我想混入海军的某个大院看露天电影，被把门儿的轰了出来，还赏给一个响亮的汉字：“滚！”

当时我曾发誓：“妈的，咱们走着瞧！”
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从未想过将来要写小说什么的。我崇拜的是黄胄，听人说，他老先生画的驴，比一头真驴还值钱。那么马呢？马不是要比驴还贵几百块么！终于有一天，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把徐悲鸿的一匹奔马临在了白纸上，还挺象。母亲惊呼：“老天爷！我儿子将来肯定能当画家！”当时乐得我险些把屁股翘到天上去。画家，那不是比街上卖猪肉的强到姥姥家去了么！可是最终我只能无可奈何地说一句：“嗨嗨了，毛驴大师。我想当画家，可老天爷不答应。他老人家说：马铭这小子当知青最适合。”结果，十七岁那年，我卷着铺盖卷儿滚出了北京城。

此后的六年，我便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一步一步地跟在牛屁股后头学走路，一锄一镐地在地球的肚脐眼儿周围绣着多边形图案。我当了好几年排长，率领着我的兵们“承包”了七百多亩水田，打下一大堆粮食。我莫名其妙地又想起了我的京都小巷，心想：假如这些粮食运到北京去，我们胡同的父老乡亲们是可以吃一辈子了，还有余。

我的文学爱好并没有因种地而丢掉。我写了不少诗，也写散文和小说什么的，其水平自然上不得席面。有

一次，我的一篇上山砍竹子的日记让隔壁的一个湖南人看见了，他说不错，是一篇抒情散文，并在空白处题了几个字：“日月如梭、光阴似箭，还记少年骑竹马，转眼就是白头翁。”这个人懂行。不幸的是，他老兄据说是盲流人员，给弄回老家去了。

我此后又写了不少。结果在七四年秋天，文化局去兵团招生的人看中了其中一篇。这篇小文章成了我生活道路的转折。我进了昆明。但在若干年后，那位招生人成了“三种人”，下了大狱。听说出来后做起了生意。

今年是八六年，十一年过去了，我莫名其妙地写成了这么一本书。于是，我想起了父亲的斥责和母亲的巴掌，以及我那无可救药的叛逆精神。我怀念父母的教诲，我怀念生我养我的京都小巷，我放下了六年的知青生活没写，而一口气写下了这几篇充满京味儿的市井小说。因为我是从市井里走向人生的，我对它有着切肤之爱。所不同的是，我没有更多地眷恋过去，而是把“聚焦”点瞄准了改革和开放的今天。用今天的眼光剖析着市民们的心理积淀，及其对待改革、对待人生、对待特定时空中所形成的特定道德准则和伦理观念的态度。

市民阶层是个很富于魅力的文学对象，有丰富的矿藏。我想试着打几口井，打深些。它无疑可以反射出我们民族心理、历史延续和时代精神的某些部分。这种试验的成功与否尚不可知，总之我想试试。

现在大家不都“想试试”么？文艺开放，创作自由，都出来试试自己的身手是很有意思的。文坛上群雄竞斗、争艳斗妍，大有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意味。“文坛好汉”们

提出了一大堆新名词：当代意识、多元化、寻根，以及神秘主义、潜意识、魔幻现实主义、超脱感、荒诞性、纪实性……等等等等，真是精彩极了。“百家”们都拿出了看家本事，登台亮相了。但愿不要再象历史上那样，废黜了百家，把儒教提到了“唯我独尊”的地位。那是一条死路。

“各村的地道都有自己的高招儿”——这是好事儿。

对于文学上的各种风格，我有的喜欢，有的不喜欢。同样，我这风格也自有人喜欢和不喜欢，这是正常现象。我有时也想来点儿“现代派”的，但我缺少那方面的才能。“四川骡子学马叫”，越学越不象，干脆走老路吧。但愿那一天早晨醒来，伸手摸摸自己的五官，变成现代派了，我再写点儿“新潮”的玩意儿。但愿。

十年了，从第一首诗变成铅字，印在报纸上，迄今整整十年了。其间的滋味儿也够写点儿什么了。古人云：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我无需在这里“诉苦”。球王贝利说得好：“我最好的球是下一个！”大将风度，我常常以此自勉。至于顽韧劲儿，我确有那么一点儿，踩着废稿堆，拼命地往上爬。这种精神我认为是成功者所必需具备的。

我感谢父母给了我这种精神。美中不足的是，父母试图用他们的模式来塑造我，结果没能如愿。我要说：叛逆并不是坏事，让我的儿子“反叛”我好了！

愿天下为人父母者多些理解，少些专制吧！

叛逆会造就人才，当然不仅仅是作家。

出版社的同志说自己写序好，我也这么认为。这就是理解。我谢谢他们！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自 序	1
三友茶寮	1
卡 秋 莎	69
晨钟暮鼓	128
孤 灯	188
陋 巷	267

三友茶寮

——市井见闻录之一

现如今，蹲茶馆已经不那么兴了。要解渴么？有汽水、咖啡、可口可乐；要摆谱儿么？有矿泉水、香槟酒、格瓦斯……最不济，还有自来水儿呢。拧开龙头，嘴对嘴，喝就是了，管够。顶多说你不讲卫生。

但是，中国是个茶叶之国，喝茶的历史又那么悠久，谁也不敢说，哪一天早上，人们一觉醒来，就都不喝茶了。不会，绝对不会！这里说的是蹲茶馆，与单纯的喝茶还有所区别，不能弄混了。

蹲茶馆不那么兴了，这是事实，人们开始讲究时间和效率，“蹲”不住了。茶馆却没有绝迹，这也是事实。茶叶、喝茶、茶馆——这是中国的文明，绝不了。成都、杭州就还保留着十分讲究的茶馆。其它地方也不能说没有。就拿老福海居住的这个市来说吧，不还有个三友茶寮吗。

三友茶寮的主人就是老福海本人。

但创始人不是他，是他爷爷，那个清末年间突然发迹

的老爷子。现在，老爷子当然早就到西天极乐世界享清福去了。买卖却没断，三友茶寮的大匾还悬在门楣上；地点就在今市南大街尽头，叫作南门的那个地方。

提起三友茶寮的历史以及这字号的由来，当中有许多趣事呢。要说就说远了。

茶馆是打福海他爷爷那辈起灶开张的。到了清末，小茶铺子阔了，一跃而为市内三大茶楼之一。城里一个老巡按的后裔是个花花公子，吃喝嫖赌，无一不沾，没几年就把个挺厚实的家底捣腾空了。结果，一兴一衰，这位后裔便将君临十字大街的一个大铺面出让给了福海他爷爷。价钱还公道，但有一个条件：那位花花太岁一定要为茶楼选个字号，而且要亲自走笔。知底的说：这位大爷是穷疯了，盯着那几个润笔钱逛窑子呢。那大爷可能也真的等钱用，二话不说，笔走龙蛇，嗨，还别说，那四个大魏碑真象那么回事儿：“四有茶庄”。问他：“‘四有’何指？”答曰：“福禄寿喜皆有。”福海他爷爷慌了，道：“您饶了我吧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只求三个饱一个倒，还敢作那个梦？”那大爷笑道：“领教？”福海他爷爷说，“福、寿、喜还勉强，福，图个平安；寿，图个长寿；喜嘛……用您大爷的话说，娶妻纳妾，香烟不断。唯独这‘禄’字万万不敢！禄是什么？官银、俸禄，您说，这和个开茶馆的搭得上界吗？”大爷笑得直不起腰，连说：“见识见识！”还是旁边一个卖字画儿的会说话：“掌柜的言之有理。大爷满腹经纶，就再重新赐一个吧。”“你别拍大爷马屁了，我看这就挺好。”那大爷自封为马，骂了别人，也捎上了自己，“‘四有’不好，莫非‘三有’？”“妙极！”字

画先生击掌，“三友，松竹梅——岁寒三友。”大爷乐了，也有几分沮丧：“嗨，你老家伙肚子里不光是屎。好，就是它！”字画先生肚子里果真不光是屎，高叫一声：“慢着！”他指着那个“庄”字，“大爷，您这个字可能是笔误，茶庄是卖茶叶的地方。他不卖茶叶，他卖茶水，‘茶庄’二字挂出去，不是把您的墨宝给糟塌了吗。”大爷真恨不得把他一脚踢出去：“有屁全放出来，别他妈一点一点往外挤。我都替你难受。”字画先生道：“依我之见，还是叫茶楼。和那两个茶楼摆在一块儿，鼎足之势，也有个比较。”大爷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：“老东西，我看你是欠打了。瞎啦！铺面背后就是你大爷的府第！他这儿叫楼，我那个叫什么？不是成寮啦！他妈的……”福海他爷爷一看不对，赶忙解劝：“大爷您坐着，我给您上茶。旗枪，狮峰雨前。……您看您看，一芽一叶，真货色。……大爷您别生气，我这儿怎么能叫‘楼’呢？能挨着您的府宅我就够福气的了。您那是楼，我这才是寮呢！”字画先生不长眼色，又是一声喝彩：“极好！三友茶寮，不同凡响！”见大爷眉毛竖起来了，一缩脖子，撒腿就跑。

就这么着，三友茶寮便在市内立住了脚。大茶幌子在楼角上一挑，前后半条街都能看得见。也许真的得到了巡按府的福荫蔽佑，往后许多年，三友茶寮只见着赚钱，很快地就把那两家同行挤垮了。福海他爷爷出门也坐上了轿子，隔三差五地往巡按府送“红包”。

老爷子活了八十三岁，临终前他是这么说的：“开茶铺子没什么大出息，要把没出息的活儿干得有出息，你才

是个有出息的人。里面三光的紫檀木大茶桌是怎么来的？九九八十一件宜兴真陶是怎么来的？尤其是这三友茶寮的牌号是怎么来的？你们都知道吗？”老爷子一阵咳嗽，咳嗽完了，福海他爸爸伸手一摸，回头对家人说：“准备孝衣吧。”

老爷子走了。留下一份体体面面的家业，让人看着眼馋。

论精明，福海他爹比他爷爷强十倍。老头儿一死，他就把幌子换成了匾，黑底金字，风光无限。他对风水的理解，已经不限于老爷子那种半盲目的态度。他知道：所谓巡按府的荫庇全是他妈的东岳庙的二胡——鬼扯。巡按府如若能保佑别人，怎么到头来自己却卷起铺盖卷儿滚蛋了呢？现在那片宅子住上了一个督军和他的几房姨太太——世道就是这么缺德。

他也给督军送礼，而且送得更有气魄。督军走了，来了省主席，照送；省主席换成了号称黑三枪的土匪头子，送；换成了日本人，送……送了一朝又一朝，一直送到解放，军管，卡壳儿了。第二代老爷子送礼碰了钉子，回来就起不了床了。他的告别演说如下：“记着，六十年一大劫，三十年一小劫，咱们这回碰上克星了。往后走路腰弯着点儿，说话声儿软着点儿，砸锅卖铁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咱们这片宅基，别丢了……”

第二代老爷子到天上开茶馆去了，地上的茶馆落到了福海手里。

福海不傻，却有点窝囊。开头几年没遇上什么风浪，本来应该乘机多挣点儿钱。可是应该的事却没办到。后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，公私合营，收归国有，三友茶寮的

牌子摘了。福海到一家饮食店当了合同工。那块宅基政府动员他让出来，他死活不点头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儿子狗儿落生，他妈没东西吃，两只奶子全瘪平了，又得了水肿病，他曾闪过卖宅基的念头。刚这么一想就收回去了，抡圆了扇了自己一个大嘴巴。老婆死了。狗儿长得跟棵豆芽菜似的，还算命大，活了。吉人自有天相，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，福海想把茶楼重新修整修整，开张卖茶。一些老茶客全都赞成，积极性比福海本人还大。三张罗两张罗，花了上千块，三友茶寮又活了。结果，一下子又闹起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好梦象肥皂泡似地破灭了。

红卫兵把他和狗儿爷俩儿揪到大街上示众，吓得他尿了一裤裆。红卫兵用军用皮带敲着狗儿的小脑袋，问：“小崽子，你是什么出身？”狗儿刚要哭，福海拧了他一下：

“快告诉人家：城市贫民。”狗儿照着说了。皮带又敲在福海头上：“你呢？”福海点头哈腰：“一样一样，城市贫民。”红卫兵喝骂：“胡说，你出身资本家！”福海应诺：“是是……”“本人成份？”“业主。”

红卫兵不再问，一声令下：抄！这下可好，本来的一个破家，给抄了个底儿朝天。几箱子茶具砸得没剩几个。一个红卫兵拿走了一个宜兴陶壶，说是夜壶，还有一个红卫兵翻出一枚“袁大头”，为此，老福海挨了一通臭揍。

二

第一代老爷子说过了：把没出息的事干得有出息，你

才是个有出息的人。那么，现在的福海是一点儿出息也没有了。

而今，一切都好了，福海老头儿的生意却越干越倒运。比如今天吧，狗儿从碗里喝出几粒沙子，骂了起来：

“这成什么日子了，喝口稀粥都喝不痛快，妈的！”老福海不爱听：“能喝上稀粥就不错了，谁让你投错了胎，生在一个开茶馆的家里呢！”狗儿翻着白眼珠儿挖苦他：“猴儿弹棉花狗拉车，还说呢！”“怎讲？”“乱套。”老头儿气得珠星四溅：“放你娘的屁，你爹不行，莫非你来掌炉？”狗儿也不怠慢：“掌炉官。了得，怕和国务院总理差不多吧！”没等老头抄起炉条，小伙子早已夺门而出，奔他的“世界”去了。

老福海朝门外呸了一口，骂道：“我日你林秃子先人！”

嗓门儿不高，声音小得除了他本人，谁也别想听见。林秃子——当年的副统帅，骂他自有涉政之嫌，买卖人，这是一忌。不过，也难怪老福海犯忌，你不“涉政”，政涉你。三友茶寮由盛到衰的转折点，就和林彪的一号战备令有关系。从那儿开始，老福海就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
和所有历史悠久的城市一样，这个城也有一圈儿城墙。原先在城墙外边还有一条护城河，放吊桥。解放后，护城河填了，城墙却一下子拆不掉。有城墙就自然少不了城门，它有东南西北四个门，两条通衢大道联接南北和东西，交叉于市中，形成一个十字街口。老福海的茶楼就在街口之一角。

珍宝岛一战，全民备战。大人小孩儿都看了有关电

影，全市召开了万人大会，宣讲新老沙皇的罪恶。什么《中俄尼布楚条约》、《中俄璦琿条约》，讲得人们眼睛都大了。位卑未敢忘忧国，这当口，自家的利害的确算不得什么了。很快，就传达了“深挖洞”的最高指示，民众们为不能收复失地而积压的满腔爱国热情，终于找到了表现的地方。市战备指挥部那个小矮子解释说：“深挖洞”是针对朱元璋的“高筑墙”而言的，要深挖洞，就得把城墙拆了。于是，别说福海父子屁股上夹着屎，就是地道的领导阶级也无一例外地投入了拆墙挖洞的工程。福海最大的后悔是不该搬到南门工地上去住。南门工地为人们搭了一溜简易工棚，说是路远的人不愿来回跑，可以住在工棚里。福海想着这也不错，就带着狗儿在这儿住下了。城墙拆毕，回家看时，三间房被“人防办”占用了两间，说是临时的，既然是临时的，福海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随后又是一年的“广积粮”，父子俩下了乡。再回来，得，临时变成永久了。“人防办”也没把事情做绝，把福海爷俩“照顾”到南门原工棚旧址。工棚是不在了，变成了简易平房，预制板搭的。至此，福海才明白事情无法挽回了，祖传的风水宝地丢在了他手里。心想：爱国爱国，国不爱你。他大病了一场，欲哭无泪。后来才听说这一切做法都和林彪的一号战备令有关。从此只要碰上不顺心的事，他就骂一句：“我日你林秃子先人……”成了习惯。

骂人顶不了饭吃，这道理福海是明白的，林秃子死了十好几年了，你骂他他也听不见，白骂。更何况福海几辈子人都是忠厚老实的，骂人不是他家的传统。

福海今年的准确岁数五十八，从外表看精神还行。一